

夜燈

出發往花蓮的前兩天，大貿為她網購了一盞夜燈，一棵北歐風格白色幸運樹，附旋轉鈕開關，方便調整光線明暗。

這對一個怕黑的人來說，非常重要。

但當時他們已經分手了，不是誰變心負了誰，而是大貿的心不能用了。十年前，一場被輕忽乃至延誤治療的小感冒，造成嚴重的病毒性心肌炎，大貿的心臟瓣膜受損，雖然手術後情況穩定，但醫師告訴他，最多撐十年，你這顆心臟最多撐十年，如果保養得不好，換心手術的時間就會提早。

於是，他戒了菸，也盡量早睡，可是平日愛吃的鹹酥雞（尤其是雞屁股和咬起來喀滋喀滋的三角骨），一時改不了，拖了半年多才慢慢慢慢斷捨離，她常常虧他，和我分手都沒這麼難吧。

Leicester 大學入學通知書寄來的那個禮拜，剛好是那顆壞心的保存期限，大貿又進了醫院，早在一年多前，他已經頻繁地心悸、呼吸不順、發燒，學校把他從導師的位置請了下來，讓他擔任體育組長兼一點行政工作。

可是該來的還是要來，醫師說瓣膜受損已經引發肺積水，不能再拖了。在心臟衰竭之前，大貿住進加護病房，用體外血液循環機維持身體運作，在住進加護病房之前，他要求分手，反正你都要出國了，十年了，也夠了。

她站在榮總的加護病房門口，換上消毒過的探視重症病患隔離衣時，不爭氣的眼淚還是掉了下來。她依著房號，走進他房門。看見一個老先生，奄奄一息半躺著，兩條水管粗的透明塑膠管從他左胸部位伸出來，插進右手邊一個呼嚕作響、隨時變換著數據與波形的機器裡。她驚訝地忘記哭了，那是他的臨時心臟啊，她很小心地講話、動作，深怕拉扯到那注滿藍色液體和紅色液體的血管，更怕影響他的情緒，雖然她知道掌管情緒與感覺的機制在大腦。

她說，「我應徵家教的事情有著落了。」

他擠出笑容問，「在哪裡？」

「花蓮。」

他揚起眉的時候，額上深深的皺紋也跟著掀動。

「會不會太遠了？只不過兩個月。」

「是啊，可是兩個月的短期工作不好找，對方給的條件又不錯，含住宿、交通、餐點，只要幫小孩補英文、出去玩的時候看顧小孩，每天就有兩千塊收入。」

他點了點頭。

她看著他，剛理過的花白頭毛、行將枯萎的身軀在半敞的青色病服裡好空虛。看到人生像一灘爛泥，推不動，又無法重頭來過。

臨走之前，她問他想要吃什麼，他定定看著她，打開手心，她立刻握起那粗糙卻十分熟悉的手掌(但沒有忘記留意他身邊交錯來去的大小管路)，他說，「出門在

外自己小心。」

她說，「我下次給你帶伊藤的漫畫和早安少女的 CD 好不？」

三天後，前往花蓮的莒光號，搖搖擺擺地出發了。

前座是一對母女，情感融洽地交頭接耳，母女間的小心事小秘密，在明亮的車廂裡傳來遞去，遞去傳來。

她的右手邊，來了一個行色匆匆的越南妹。

不是很漂亮，但很敢穿，成套的緊身家居服，將身體線條包裹得很明顯，唯獨胸口的布料少了點薄了點，事業線跟著列車行進一路輕晃。

她看著車子駛出松山、七堵後，漸漸開闊的天空，想起這幾天家裡也會來個越南小姐，花三十萬換來的，哥哥的長相不好、個性內向，還有一些不好向人啟齒的債務在身上，出社會十多年沒交過女朋友，年屆四十的前夕，他確信自己在臺灣再也不可能娶到老婆了，於是狠下心，跟著仲介去越南。

哥哥還有失眠的症頭，長期以來靠酒安神，慢慢地，小酌變豪飲，阿母唸過上萬次，他從失口否認、怒目頂撞到愛理不理，他會偷偷把酒瓶藏在床底下，隔天上班時夾帶出門，有時忘記了，就用 LINE 摳他老妹：「……那個，幫我拿出去回收。」

有時她也忘記了，忘記了就算了。

她比較擔心的是，語言不通的大嫂來了，容易焦慮的哥哥怎麼辦？做完之後就能暢快入睡？還是做完之後起來喝兩杯，甚至夫妻對飲，大嫂會不會被暗藏在臥室角落裡、或站或躺的每個黃澄澄玻璃瓶驚得倒退好幾步？那畫面想起來就很詭異，一個臉型瘦小的中年男子、一瓶廉價陳高和一個聽不懂中文多半傻笑的年輕越籍女子……

撫著沿途逝去的風景和甜涼空氣，她想摳他問一問，比如說，大嫂漂亮嗎？有在學中文嗎？

隔壁越南妹的 LINE 卻先響起，先是登愣一聲，然後連續登愣三聲，之後就再也沒完沒了。

再之後，是來電鈴聲，拉開了整段旅程上忽而高亢忽而非常高亢的談天序幕，不講電話的空檔，也能看著手機畫面爆出花枝亂顫的嘻笑，原來一個越南妹就能代表一整團濃眉大眼深膚色、嘰嘰嘎嘎不知所云的異國群組。

那些陌生的言語，像箭落入她耳膜。

她的腦神經，快要爆炸或報銷。

她儘可能容忍，再容忍，試著去體會離家千萬里時迫切需要被聯繫被重視被拉攏的情感欲求。

她把注意力移向窗外，好稀釋車內濃度太高的吵雜，連綿的金黃色稻穗地毯，隨風款擺。偶而抬眼安放在行李架上的夜燈，一棵北歐風格白色幸運樹，想起來就很溫暖。

賀爸的臉，忽然來到眼前。她記起離開醫院時，在加護病房的門口，賀爸剛好走了進來，手上提著剛熱好的魚湯和便當，好像等在那裏一陣子了，他對著她，兒子的女友，前女友，快速思索著該擺出多少濃度的情緒比較合宜，最後說出口的卻是：「不知道過不過得了這關？」

她當下有點詫異，這怎麼會是一個父親講的話！？

隨即毫不遲疑地回答：「會的，沒問題的。」

現在想來，那樣的自信其實太魯莽，自己終究太年輕，不能體會父母驟失子女的哀痛，大賀的姊姊死於難產，因為突發性血栓，那時候他們還不太認識，只能根據大賀的轉述，了解那是一場雲霄飛車式俯衝而下的悲劇，姊姊進產房前還能說笑，還捧著肚子偷偷去洗頭，卻在生產後的隔天發生靜脈內血栓脫落。

血栓順著下腔靜脈回到右心房、右心室，然後進入肺動脈，那是要命的「肺栓塞」。

賀爸賀媽從此變得悲觀，害怕失去。

花蓮市國民四街 264 巷 20 號。

一棟舊舊的公寓。一層四戶有電梯，但白日裡仍顯得陰暗。她在五樓會見了臺北下來 long stay 的何太太，也看見了兩個還算乖巧的小朋友。她和何太太討論課本進度、每天作息安排時，他們躲在床邊偷看，也尖笑著跑到浴室門邊偷看，這個新來的大姊姊，她一看向他們，他們立刻噴射出無處可躲的興奮，笑鬧著推擠著躲到另一張床邊。

何太太說，白天我們盡量在戶外活動，下午再上英語，兩個都要上，妹妹最近氣喘發作，晚上要去診所做蒸氣治療，哥葛就拜託你了。

她點點頭。

還有，你的房間在二樓，五樓沒有空房了，民宿老闆給你安排在二樓，房間滿大滿漂亮的。

她也點點頭。

但異鄉的第一個晚上，不太好過。

明天的第一課，翰林版小一英語 L1~L3 總複習。

明天的第一站，吉安鄉慶修院。

何太太說，如果慶修院不好玩，就去知卡宜森林公園。她一邊備課，一邊上網查慶修院來歷，一邊聽著外面的動靜。

隔壁，或者對面，住了一群男子，從晚飯後開始嬉鬧著，她猜測那是一群暑假不回家的大學生，群聚在一起打電動或看 DVD，隨著戰況或劇情時而沉默時而高聲叫囂，她無法忍受這種時不時爆出的笑鬧，尤其那搔刮耳膜的單調電子音樂，她很想衝出去請他們安靜，最好解散，又怕自己人單勢薄，在陰暗的樓梯間。

就在惶惶不安的 tt 去去 tiger tiger tiger、bb ㄅㄅ box box box 中，喧嘩聲

伴隨著鐵門轉開的「喀啞」清晰起來，她豎起耳朵，恍見 tiger 們走出鐵柵，就在她住的 box 前，穿鞋、打鬧、商量消夜。

等到所有聲音沉寂下來，她才鬆了一口氣。

盯著夜燈，昏昏沉沉中摟著被子像摟著自己，睡睡醒醒。

第二天，又是一樣的情形，她感到焦慮。而且還多了一個小男孩，在床上跳跳跳。她喊了他幾次，也作勢要生氣了，但效果都不好。

男孩身上的電力還沒用完，又沒有開關可以關掉，她只好抓起他的手，放在唇齒間，教他分辨 b、p、d 的送氣方式，再把小手放在鼻骨、喉嚨處，讓他體會聲音震動的位置。

男孩安靜了下來，要她再做一次，晶亮的眼睛裡好像看見了什麼神奇的世界，他要她再一次，然後開始模仿著同樣的動作，去發現自己的震動。

之後，她把進度轉到 c、f，cc ㄅㄅ cow cow cow、ff ㄈㄈ fish fish fish。

整整三十五分鐘的時光，她暫時忘記了外頭的喧鬧、內心的不安，試著在疲憊中撐起精神做教學，讓孩子的微笑趕走外頭該死的魔獸崛起或神魔之塔。

一個小時又四十分鐘後，何太太帶著小女兒終於回來了，她們把男孩接上樓，留她一個人，和漫漫長夜繼續對抗。

她點開 Line，先關心大貿的情況，大貿回說，沒有消息，還在等。

她算算時間，剛好三個月，他在加護病房住了三個月了。

然後，她透過哥哥關心一下家裡的狀況，哥哥回說，家裡很好，我不好，我在機場沒有接到我老婆，媽的！

她躺上床，等著隔壁或對面男子的入侵，或離去。

想到何太太的鄰居們，不是老人就是老夫婦，真希望可以搬上去，又想到慶修院的靜謐—何太太去採買日用品，她得一個人顧兩個小孩—還好八十八尊各顯威嚴的石佛吸引住孩子的目光，有猙獰，有和藹，有持三叉戟怒視眾生者，也有左右各八隻手閉目微笑者。

她們模仿祂們，得到一種異樣的寧靜。

還有紀念品店裡一個聲控小沙彌，一聽到掌聲就會左扭右擺，她和兩個小孩傻傻對著小沙彌不停拍手，直到研究出一掌啟動的力道，還有，遼闊的知卡宜森林公園，滑梯很大、草坪很廣，一整個下午快被曬死了……

然後，還是大貿的心臟老哥的婚姻……

這些念頭一直灌進來，隨著外面忽大忽小的男人的嘻嚷，然後是這半年來接連發生的隨機砍人廁所殺童，她看著樹狀夜燈，一陣顫慄。

遊覽七星潭和何太太私房景點「水雲間」的這天，按進度，要複習到 R、S，然後把句型帶進來，It's a robot、It's a snake、Here is my robot、Here is my snake。

Here is my snake ! ?

Where is my snake ?

何太太又要去採購日用品和食物，晚飯之後都託給她帶，可以畫畫或看一下卡通，重點是，繼續上英文。

一開始，小朋友都還算認真，但當她宣布要進行測驗時，馬上露出不耐的表情，嘴角下垂、眼神失落，哥哥一皺眉，妹妹馬上跟進，哥哥一跳上床，妹妹馬上脫鞋，兩個小孩齊力跳呀跳、跳呀跳，彷彿屋頂有洞，只要再用力一點再努力一點就能衝出地表遨翔月球。

她突然也想脫了鞋上去。

但她連吼叫的力氣都沒有，她雙手抱胸瞪著他們。

嘈雜中 Line 的提示音響起，卻被小孩搶先一步。

男孩握起她的手機，有點艱澀地唸著：「等、到、了……五十歲……的心，可是，有 B……」男孩把手機轉向她，「這是餅乾的乾？還是干你屁事的干？」

她立刻拿回手機，用力讀著。

都不是，是肝臟的「肝」。

兩個小孩擠了過來，想去點那些畫著 OK、早安和讚啦的動態貼圖，被她出手擋住。

最後是孩子們自己想出妥協的辦法，僵局才得以突破。哥葛說：你演三角龍我才要考試；妹妹轉著澄亮的大眼睛也甜甜地說：阿姨演巧虎我才要考試……

明明就是姊姊！

她只好找出何太太預留的備份鑰匙上五樓。

一進電梯，巨大的安靜終於將她包圍。

她得以好好思索大貿的問題。

大貿等到心了，大貿終於等到心了。她可以想像，不，她不能想像，那種恐懼，眼睜睜看著燭光一盞一盞熄滅，只剩微煙。

先是一陣沉默。

通常都是一陣沉默，短短的。然後，哭聲大作，緊接著一連串佛號呢喃。

她進加護病房時碰過幾次。

每次有病友往生，大貿都會知道，她曾經問過為什麼，你明明就被綁在這裡！

她太專注於回想大貿當時的回答，乃至於根本沒有注意到手上的備份鑰匙太嶄新，沒有經歷磨難的刻痕，粗礪到可以刮傷人手，而電梯門突然打開她下意識邁出腳步的瞬間，才警覺自己沒入黑暗了。

電梯門在身後闔上。

天花板的感應式 LED 照明燈隨即打亮。

她趕到何太太的鐵門前，插入鑰匙，轉動。

鎖頭卻沒有響起清脆喀搭，硬的很。

她試著轉到底又轉回來，還是轉不動，她抽出方形鑰匙想換個角度，一度狐

疑著是不是找錯門了。

可是來不及了，照明燈無聲熄滅。

她一急，轉身對著天花板一邊揮手一邊用力踏地。

LED 感應到這愚蠢又誇張的動作，打亮。

她將鑰匙轉個角度再插入，轉到底還是不行，便又倒轉到底再轉回來，可是鎖舌仍穩穩深入鎖孔乃至整個鐵門絲毫沒有可以拉動的空間，她得再換個角度，可是光線又滅。

她好驚恐，又轉身、揮手、用撼動整個樓層的力氣用力踏地，某個牆壁深處響起重物落地的悶哼。

她有不好預感。

她知道大貿不能再等了。趁著光亮的瞬間她又換個角度將該死的鑰匙插入，轉不動轉不動就是轉不動！

巧虎開門啊！

三角龍開門啊！

何太太為什麼總有逛不完的街……冰冷從腳底來襲，Snake 爬上她小腿。Here is my snake !

眼淚嘩啦嘩啦地流了下來，一瞬間，黑暗將她緊緊攫擁。

隔天，老哥的「登愣登」把她吵醒。

她看著牆上掛鐘，已經十點了。何太太和小孩竟都沒有來敲門。她立刻坐起身，而手機裡靜靜躺著：

我的婚姻有救了！我老婆早上打電話來，說她想通了，會回來…老實說，她在這裡的交友狀況我一點都不清楚。

她才想撥個電話給何太太，驚天動地的救護車鳴笛，卻穿街過巷衝了過來，直直響在這公寓正下方，她聽到一些慌亂的腳步，和金屬支架碰撞聲。

有人在樓梯與電梯間奔走，有人以無線電對講機急切傳達指令。她挨到窗邊去扯開窗簾。

三台救護車、一輛警車，好幾個警察和救護人員。

旋轉的閃燈在白日裡像極了受困的猛獸。

她諦聽樓下的無線電交談與門外紛亂，不敢多喘一口氣，彷彿自己是兇手。沒多久，三具身體被抬了出來。從髮色判斷，都是老人家。

她握緊手機，等待下一步的指令，隨便什麼人都好，給她下一步的指令，以前梁大貿好好的時候都會給她許多建議和指示！

突然，門鈴大響，她跳了起來。

何太太牽著小孩、身後堆著行李，就站在門口，她看著她，頭髮凌亂、神色

緊張，而且短褲、T 恤、夾腳拖，莫非這個以往總是打扮時尚、優雅從容的福泰貴婦，才是真正的兇手，她一時無法說話，只能聽從指令——

「我們那層一晚發生三個命案！嚇死人了你趕快東西收一收我們去找別間民宿！」

她於是慌亂地動作起來，先是把廁所裡的瓶瓶罐罐掃進化妝包，然後是散落各處的衣褲外套和書本，看到一樣抓一樣，然後是皮夾、梳子、手機、筆電，最後才是那最佔位置的夜燈，可是她看著何太太略顯蠟黃的側臉忽然苦笑出來，「急什麼呢？我們又不是兇手……」

四天後，她坐上了回程的火車。

報紙一打開，剛好是社會版，紙上冷黑色的大小標題寫著：

鄰居多年同赴黃泉 一晚三死疑點重重待釐清 花蓮訊

她楞了一下，好像被抓到了，迅速瀏覽著該則新聞的內文，然後闔上報紙強迫自己冷靜。

有些字句，卻像流沙一樣從堅密的腦殼漏了出來。

花蓮國民四街老舊公寓 23 日清晨起警方陸續接獲報案 三名死者鄰居多年 竟在同一天奔赴黃泉 死者分別是五樓之一八十高齡的王仁棋 五樓之二七十二歲的獨居老婦簡春金 五樓之四六十六歲中風多年的蕭姓男子

跟著何太太搬到第二間民宿的當晚，她先是收到大貿的訊息，大貿說：又有好心了！b、u、t but 不是我的，排在我前面那個進來半年多的女人拿走了，薰，我不想等了，你要堅強，出國在外一切小心，每樣東西都要放在固定的地方，對人要有戒心……

她看著那個突兀的 b、u、t，想起大學時初識大貿的時光，那時她剛失戀，很慘，被一個成大學長拋棄，體重從 47 掉到 42，成天鼓著兩眼淚泡上課、吃飯、走路，有天她實在受不了這種時時淹到鼻腔進逼腦門的窒息了，她走向鐵皮搭建的社辦，走進吉他社所在，她說，「我想報名，我要走回人群……」

可是那蓄長髮戴金邊眼鏡抱著民謠吉他的學長說：抱歉，額滿了。

她只好轉身，看著安靜的「口琴社」。

一個牛仔褲藍 T 恤邊聽耳機邊搖屁股邊翻看社誌的學長(學弟?)正好抬頭，她又說了一次，「我想報名，我快死了……」

學長(學弟?)於是從抽屜底層翻出一張皺皺的報名表遞給她，然後說：「我

是今天的值日幹部，歡迎你，以後我就是你的師父了。」

「師父？」

「對，我叫大賢。」

她想衝到火車站，衝往那個總是悲傷到能擰出淚水的加護病房。

可是她忍住了，因為警察找上門了，何太太把孩子交給她，讓她全冊總複習，自己很客氣地接受警察的問話。

何太太和孩子們是五樓住戶中唯一的「生還者」。

王仁棋的兒子王剛表示，父親在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隻身來台，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，白天做資源回收晚上讀夜補校，最後成為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。早在十多年前剛罹患肝癌時即表明死後捐出大體的心願，所以仍會遵照父親遺願，雖然家中沒有任何外人入侵的跡象，還是希望警方調查清楚；簡春金的女兒則強忍悲痛，強調家裡已經鋪滿各式止滑墊，不明白母親為何會在門邊跌倒，又由於母親生前曾簽屬器官捐贈同意書，會將母親身上可用器官捐給需要的人……

第二晚，老哥親自打來，問她在花蓮的情況，過得好不好？教得開不開心？周末回來要不要接送？

她很迷惑，黃鼠狼給雞拜年，她和他之間向來是屁啦鬼啦白癡啊。不太習慣地說起知卡宜公園啊、立川漁場啊、瑞穗農場、七星潭、鯉魚潭踩腳踏車啊，還有這兩天的太魯閣布洛灣……然後不耐煩地叫道：「你到底要幹嘛！？你老婆不是回來了？」

哥哥在那頭沉默了一下，才坦承「語言不通」、「雞同鴨講」，「老媽叫她切芭樂，她把芭樂皮全削了，早上還把我的黑色襪子放進漂白水……」

「你跟我說這個幹嘛！？」

哥哥又沉默了一下，「老媽問你要不要提早回來啦！？」

到了上課時間後，她把哥哥敷衍掉，台灣話和國語和越南話不通，她也沒辦法，她回去頂多用英語幫忙，可是大嫂不但中文不行，英文也不行，她回去也是加入比手畫腳的行列。

然後就不小心看到大賢的最後一則訊息：等到心了，我等到心了，可是很老，七十多歲，頂多用個十五年，醫生讓我們自己考慮，可是我媽已經崩潰，她說她只要我活下去！

六十六歲蕭姓男子離婚多年，十年前車禍引發腦溢血後即半身癱瘓，曾當過砂石車司機、搬運工、計程車司機，兒子目前在澎湖監獄服刑，女兒則失聯多年，由六十三歲的妹妹與外傭照顧。外傭於二十三日早晨返家時發現蕭姓男子躺臥床上，沒有呼吸心跳但兩眼睁大，似乎受到驚嚇……

她發出訊息：什麼時候開刀？

大貿卻沒有任何回覆。勉強再上完兩堂課後，她向何太太辭職了。

車身晃動，她幾度打開報紙闔上報紙，幾度想到自己受困黑暗的驚恐，最後是怎樣揪著心慌逃進電梯的，她竟然回憶不起來，反正站到孩子面前時就得擺出一付優雅淡定的老師樣，而大貿已經三十九個小時沒有消息了。

她凝視窗外，陰雨霏霏，水田、泥埂、電線桿，一幕幕往後奔逃。

車廂裡，空調冷得令人難受。

一回到台北，發現哥哥的老婆是一個皮膚白皙但身材福態的越南小姐。也喜穿成套服裝，深紫色緞面、低胸、貼身，她實在很好奇，越南人在家裡都穿這樣一整套的服裝？或者這是比較正式的家居服？

她看著電腦桌前再熟悉不過的宅男，靈感一來問了一句，「你現在晚上好不好睡？」

哥哥抬起頭，看著她，靦腆地笑了，意思是好睡、好睡，非常好睡。

趕到醫院的時候，大貿已經不在那張病床上了。

心臟移植手術已經結束，他進入術後最重要的觀察期。

她在櫃檯問到病房位址，慢慢走了過去。

觀察室外，一個女人正努力踮起腳尖，想透過玻璃門上端沒被遮光貼紙蓋住的狹窄空間，看看自己的親人。

那是大貿的母親，她也就學她，踮起腳尖搜尋著最裡端的病床上的身影。

病房深處的牆面上貼著衛教海報—心肌炎常會導致整個心臟變大(擴張性心肌炎)，造成慢性心臟衰竭，所以收縮功能不好，瓣膜也合不起來……排斥反應有四種，超急性、加速性、急性、慢性。即便沒有排斥，感染也是術後早期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，細菌感染、病毒感染……

貿媽一回頭，看見是她，微笑著掉下眼淚。「要觀察一個月，一週後才能與外界接觸，還要終生服用抗排斥藥物。」

她點點頭。可是，三個禮拜後，她就要飛了。

「去英國是唸英美文學嗎？」

「不是，改讀傳播。」

貿媽點點頭，兩人就陷入沉默，她們坐上長廊的塑膠椅，把頭靠上牆。

兩週後，確定大貿發炎發燒的情況都結束後，她開始帶補品進去。大嫂雖然語言不通，而且有時對著手機滿嘴越南話呱呱呱呱就是一個下午，但懂得「男朋友」的意思，哥哥指著她說：她男朋友、生病、沒有力氣、住醫院。

大嫂就每天跟爸媽拿錢，買雞，買了就燉雞湯。

她拿著湯匙，對著眼神渙散的大賢說：我不想出國了，跑那麼遠去唸，以後也不一定比較好……

大賢看著她，有點兇。

她也看著他，她發現他的眉毛該修了，再不修就要變一眉道長了，連白眉毛都清晰可數。

眼窩也凹下去了，兩頰也凹下去了，他以前可是有八十公斤重，她最受不了他邊聽早安少女組曲邊吃鹹酥雞邊搖屁股，還去報名熱舞課。

大賢還是看著她。

她開始有點害怕，一個老頭子用盡力氣的凌厲眼神。

只好故作輕鬆地問：幹嘛這樣看我啦！？

「意、志、不、堅！」

她沒有回話。

「你、去……我會去找你……」

她從佈滿油花、還有微溫的雞湯表面抬起頭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台灣飛英國、英國到 Leicester，要整整十八個小時啊，你的身體怎麼受得住！？

大賢大概看出她的驚疑了，摸著自己的心臟部位(其實也不是摸，只是微放在傷口前方)，勉強而虛弱地：放心，老太太我，受得住！

然後他們都笑開了。

她記得，大賢開始自稱老太太之後，他們動不動就會笑出來。

三天後，大賢身體出現術後最嚴重的巨細胞病毒感染，開始發燒，伴隨肝脾腫大的現象，主治醫師決定再送進加護病房處理。

她收到家裡通知的時候是傍晚，已經在前往機場的計程車上了，看著窗外橘灰色的遼闊天幕，和一盞盞亮起又一盞盞疾速消退的路燈，有股奪門而出跌落高速公路的衝動。沒想到，這回，賢媽的簡訊來了：

老太太要我再次告訴你，他受得住！

而訊息下方的署名是「賢媽—真正的老太太」。

她忽然崩潰了，眼淚大把大把地滾落，可是第二航廈已經近在眼前，她只好向著這顆巨大夜燈，一步一步走過去……